

詩
三
齊

後學吳讓之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璣于金陵節署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存目

春秋家說三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

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卽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

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
亂於國家卽爲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
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爲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
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
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挾夫之必責以伯
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
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
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安
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支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家說敘

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西陽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劉氏畢業而疑疑帖經之術已疏守傳之述未廣也已乃研心曠目歷年有得惜無傳人夫之夙賦鈍怠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傾覆府君於時春秋七十有七悲天憫道誓將謝世乃呼夫之而命之曰詳者略之開也明者晦之迪也雖然綦詳而得略綦明而得晦不尠矣三傳之折衷得文定而明河南之舉要得文定而詳習其讀者之所知也經之緯之窮於幅日之月之翳於陰習其讀者之未知也小子其足以知之乎夫之蹴然而對曰敢問何謂

也曰文定之於春秋也錯綜已密所謂經緯也昭回不隱
所謂日月也雖然有激者焉有疑者焉激於其所感疑於
當時之所險阻方其激不知其無激者之略也方其疑不
知厚疑之以得晦也夫之請曰何謂激曰王介甫廢春秋
立新說其言曰天戒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文定激焉覈災
異指事應祖向歆尙變復孔子曰畏天命非此之謂也畏
刑罰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譴責而孝者子之誼衰若此者
激而得滯滯而得略天人之徵不詳矣載憤辨之心以治
經而略者不一也夫之進請曰何謂疑曰宋之南渡金
挾餘毒逼稱臣妾韓岳劉張擁兵強盛建炎臣主外憂天

福之覆車內患陳橋之反爾外憂者正論也內患者邪說也文定立廷論道引經比義既欲外亢伸首趾之尊復欲內防削指臂之勢外亢抑疑於內僭內防又疑於外疎心兩疑說兩存邪正參焉其後澹菴南軒師其正斥王倫之奸秦張萬俟師其邪陷武穆之死而一出於文定之門效可覩矣春秋貴夏必先趙武尊王授權桓文其義一也以趙普猜制之術說春秋經世之略惡乎其不晦哉或明之或晦之而得失相雜不一而足矣夫之受命怵惕發蒙執經而進敘問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說浚其已淺疏其過深折其同三傳之未廣詰其異三傳之未安始於元年統

天之非終於獲麟瑞應之誕明以詳者不復伸略以晦者
弗有詘也幾於備矣越歲不辰歲在丁亥黃地既裂昊天
復傾不弔毒酷府君永逝迄今二十有二載夫之行年五
十悼手口之澤空存念菌蟪之生無幾恐將佚墜敬加詮
次稍有引伸尙多疎忘豈曰嗣先聊傳童稚云爾
著雍涪灘之歲相月壬子望不肖男徵仕郎夫之謹述

春秋家說目錄

卷一上

隱公九論 桓公十四論 莊公九論 閔公三論

卷一下

僖公三十一論

卷二上

文公十九論 宣公十四論

卷二下

成公二十二論

卷三上

襄公二十三論

卷三中

昭公二十九論

卷三下

定公十四論

哀公十六論

春秋家說卷一上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隱公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義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顯義也
非事無義非義無顯斯以文成數萬而無餘辭若夫言可
立義而義非事有則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強天下以傳
心心亦終不可得而傳蓋說春秋者之所附也春秋之書
元年非有義也事不足以載義義亦不得而強附之凡數
之立以目言之則二繼一以序言之則二繼初目以相竝
而彼此列序以相承而先後貫其理別矣故易言初言二

以達于上春秋書元書二以訖于終乾始不可以言九一
春秋不可言一年也乃爲之言曰元仁也乾之資始坤之
資生者也夫乾之資始坤之資生仁也惟仁以始惟仁以
終故曰乃統天統天者統天所有進而六位時成一元
矣浸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貞終則始無貞而終無
元俯仰以觀天地之化曾是各有畛而不相貫乎故夫人
君之以仁體元也自踐阼之初迄顧命之頃無異致也初
年而元將二年而不元矣其將取法于亨乎而體仁長成
人之德豈一年而竟乎志學之事在謹于始凝道之功必
慎于終故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天以仁覆地以仁載

歷終如始而大始者不匱故春夏生而亦有其殺秋冬殺而固有其生有序成無特用也僅然以始居仁而莫統其後則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貞者倚于諒矣嗚呼爲此說者之強言立義而強義附事夫君子不如其已之也無一時之宜不足以陷愚人無大義之託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君子惡佞恐其亂義也因時而適宜舍小以成大皆義說也陷隱公于愚者必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成鄭莊之忍者必曰禍在宗社兄弟爲小持之一日協之眾口而謂不然者鮮矣微子非不諗紂之足以亡而去之若驚亦以人臣無將耳舜不以忍試之象顧封之而且以弭其姦

故義者先揆于己次揆于物不以己徇物則制物之義繇己立矣故曰義內也非襲取而可無餒也義在內故外無權以心生義以義從心佞者之義說乃閤默而不敢試于前魯鄭之君怵于利深矣惡足語此利賊義佞乃乘之而大禍起可但已哉

子之于父母天也可自致者無不致而有其不能致者不得以求己之道求親也故事父母以諫而有所不諫墨胎君之于叔齊帝乙之于紂魯惠公之于軌屈道以徇愛宗臣之所必違廷臣之所必爭天下後世之所必摘而伯夷微子之與隱公道不得而與夫以親之有大惡而已不得

與其存也不諫其沒也不違則人子固有所忌而不敢致
者矣身在故也身固輕于親則捐身以從親事親立身皆
身事也則誠身以順親故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穀梁子欲隱公之据其位以爲正親之道失其所
事親之身而道圯久矣孝子之立身親之得失且姑置之
而況其他乎

隱公無可立之義則可以攝隱公固有可立之義則不得
復爲攝矣不得爲攝故隱公之立爲爭國春秋必緇其亂
不得爲攝則桓公之立爲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賊周公無
嗣周之義是以攝而不慚微子有元子之尊是以去而不

恤別嫌明微而後義喻于心

夫婦之道從以爲順別以爲正從而不弛其別別而不悖其從履正而行順矣從者天也天以合爲德使人殊于艸木之無情也別者人也人以辨爲紀人之殊于鳥獸之非性者也生而從者婦之順生而別者夫之正逮其沒矣孝子慈孫爲合而從之以敦親也合而從之必辨而別之以致尊也不辨無別一之相從則是爲其生之相合也以情

之而性數矣夫孝子慈孫以道尊親而豈其然哉故

非古也古之爲墓者丈夫從于丈夫之黨以其昭

于王父婦人從于婦人之黨以其昭穆而耐于王